

●陈 泽 旗●

闻荡在希罗的玩具世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陈泽旗·

闯荡在希罗

的玩具世界

登记证号：（川）018 号

闯荡在希罗的玩具世界

陈泽旗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 2

字数：136 千字 印数：1—8000 册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22—291—0/I·027

定价：2.60 元

希罗—Hero，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最杰出和最富传奇性的科学巨子。

作为现代锅炉的开山鼻祖，希罗的这一旷世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但他只不过把它当玩具。

“希罗”—hero，在英语和希腊神话中是英雄或勇士的意思……

——作者题记

内 容 简 介

希罗何许人也？他的什么发明，竟自掀起了人类三大浪潮的第二个滔天洪波，而他居然只不过将它当玩具？

……十多年前，一群曾受挫于命运的年轻人，仅仅为着人生的最基本需求，在本文主人公吴全德率领下，纵身一跃跃入了所谓“希罗的玩具世界”。这是一个烈焰灼灼、高压千钧的世界，这是一条血泪交织、荆棘丛生的道路，他们是怎样闯过来的呢？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代人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都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各自有着怎样传奇性的和发人深省的遭遇呢？被车轮辗碎的梦是否还甜蜜；跃入零下 20 度的冰窟或者跃下 20 层楼高的大厦是否就能表明心迹；一个母亲和妻子无语问苍天。几度春秋几番风雨，于是一辆板车拉来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奇迹在一片旧牛毡棚里悄悄崛起；一群新时代的“希罗”咬着牙开拓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这天地：天上有太阳，地上有血痕，血映红日热腾腾！试问谁不渴望改革与开放，但个中百味能有几人知？不过，当你明白了“希罗”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你也就明白了一切。

本篇报告文学，手法新颖，直面现实，情节曲折，语言生动，颇富幽默与哲理。忽悲忽喜，忽嗔忽怨，令人开卷欲罢不能，闭卷则掩目长思。相信读者一定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板车裁来的故事	4
“生命从四十岁始”	4
两代人都是“知识分子代表”	8
去，把架子搭起来	9
唉，这帮二杆子娃娃	11
浣花行	16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18
穿铁路制服的“乞丐”	20
打封电报去上海	26
“希罗的玩具”及其所引起的烦恼之一	29
“希罗的玩具”及其所引起的烦恼之二	32
雅鱼味不错，价钱好家伙	34
一头栽进风箱里	38
神话与非神话的故事（一）	45
神话与非神话的故事（二）	46
脱我战时袍 著我旧时裳	48

牛毡棚前的沉思·····	52
第二章 龙门之跃 ·····	55
甜城甜汁·····	55
火冒三丈一副凶相·····	58
络耳胡，我们“认”了·····	61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63
月黑风高夜·····	67
人在矮檐·····	69
时刻准备着：跳楼·····	71
追悼会在隆重地举行·····	74
经营科长的思考·····	83
三五牌香烟传奇·····	89
我想有个家·····	93
何以子力强该胜而未胜·····	96
车轮五重奏·····	99
送你一束玫瑰·····	106
第三章 外面的世界 ·····	113
徜徉在弯曲的小路上·····	113
不平常的选择·····	117
高跟鞋事故·····	120
告诉你一个事实·····	124
气得你来双脚跳·····	126
等待，等待！·····	128
球在你的脚下·····	132

“注意，打枪的不要！”	134
没有你的日子里	137
僧“喊”月下门	141
第四章 行路难	144
将进酒，杯莫停	144
一彪人马杀进来	149
“小木匠”闯祸	150
螳螂与黄雀新解	152
刷幅标语欢迎你	155
初一让你过，十五跑不脱	159
睡醒了的唐僧	163
真诚的渴望	165
关于白马非马的命题	168
心中火 炉中火	170
第五章 热血吟	174
厂长喊冤	174
我们充满信心	181
列车夜话	184
电话机咏叹调	188
“这是最后的斗争”	191
莫负春光	195
尾 声	200
后 记	

引子

扑通一声，他以一个不太优美的鱼跃跃入水中。动作利落，水花飞溅。周围的人们一阵惊呼一阵骚动。

零下 20 度，外面正是银妆素裹的世界。

谁也没有看清跳下去的是谁，谁也没有想到跳下去的会是他。

吴胖娃。

16 岁，的确还是个娃，施工队里年龄最小的娃，其实再怎么也轮不到他跳的，但他却愣头愣脑连衣带鞋纵身一跃。

一口水呛进嘴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一甩头露出水面吸口气，一转眼又无踪影。他像是在跟水下的什么东西搏击，一会儿沉下又浮起，一会儿浮起又沉下。最后一次钻出水面时，那东西终于被他抱在了胸前：一个泥糊糊的水管笼头。四周一阵欢呼。

嘴唇发紫，手足发僵，刚爬上岸，衣服就窸窸率率开始结冰，要不是人们动作快，吴胖娃马上成冰棍一根。

胖娃你个龟儿子不要命了？胖娃你个背时杂种昨晚不是还在发烧么？胖娃你那点狗扒骚游泳功夫难道不怕灌成个水葫芦？胖娃你个小“颤花”其实再怎么也轮不到你出这风头往下跳的嘛。啧啧啧！

其实只为一句话。

抽水机陷在泥浆里，隧道里水位不断上升，眨眼间便是汪汪的一潭。然而这宝成铁路的通车日期是上面定了的，谁也不能拖延。于是，站在水潭边的一个人膘一膘周围发了话：

“现在是组织上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到了。”

发话人是刚巧顺道来 35 号隧道视察工作的团总支书记。团总支书记不认得吴胖娃，但吴胖娃不仅认得他而且把他看作一尊神。吴胖娃的入团申请书就锁在团总支书记的抽屉里。

这是一个真诚的时代，连空气也比后来的岁月纯洁得多。

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挣表现”的说法，但确实人人都积极争取进步，吴胖娃也不例外。争取进步的人心里都有个炉，里面憋着火蓄着热随时都可能熊熊吐烈焰。别说团总支书记，即使是团小组长的一句话，也可以成为捅条，让那火舌呼呼窜起来。所以吴胖娃就管它零下 20 度也好高烧 40 度也好或者“狗扒骚”功夫只配灌肚子也好，不假思索纵身一跃像着了弹簧。

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有一跃的时候。这一跃，可能跃出你的性格、气质和胆魄，跃出你的果敢、坚毅和执著，甚至你的全部信念、向往与追求也都凝聚在这刹那的一跃上。

可惜吴胖娃这一跃是白跃。

不久以后，团总支书记背着双手说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经受住组织的考验。”团总支书记说完这句话就上了毛坑，

荣幸地被派了用场的，正是吴胖娃的入团申请书。

不过吴胖娃没有因为白跃而遗憾。火蓄起来纵身跃起来，那是因为心中憋着火蓄着热。再说，反正他的入团申请书也写得~~多，一月起码交一份，不在乎一份两份~~进了毛坑。团总支书记的话的确使他很激动，他因此觉得路在自己脚下延伸。

三十多年后，吴全德哈哈大笑跟我讲起这段往事，像讲一件得意的儿时趣事。

第一章

板车载来的故事

“生命从四十岁始”

吴全德大步流星往段党委办公室走去。听说党委书记全运良已找过他好几次，像是有什么急事。

1979年，春天到来的时节。

这一年吴全德四喜临门。

从前的小吴胖娃已长成一米八的大汉。果然是虎背熊腰，蚕眉豹眼，络耳胡根根似钢针，大嗓门声声若洪钟。这等尊容，三天不修整，丑张飞一个；稍稍加打点，一表堂堂，不逊于伟丈夫关云长。总之是东方男子汉的阳刚气概让人过目不忘。就连走起路来都总是双手习惯地攥成拳，足下生风，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据说年轻时候很有几个姑娘追求过他，就是因为看中了他身上这种富有魅力的阳刚之气；这等男儿汉，日后还怕不能出人头地，造就一番大作为么？

离开35号隧道考入唐山铁道学院后，吴胖娃果然开始“出人头地”：高材生、院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委员、被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接见、后来又留校当上了大学教师……，但殊不知福兮祸所倚，“出人头地”并非幸事，他眼

前一派灿烂阳光的时候，也正是被人发现他身后拖着浓厚阴影的时候。事情很简单：如此发红的人物，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岂有不抓紧培养发展之理？谁知派人一政审，啊呀呀！我的天，可是不得了，那阴影长得很哩！

就因为那阴影，不仅吴全德那时的入党申请书跟当年的入团申请书同了命运，大学教师也到成都机务段当了实习技术员。好在那些年他总算没有吃更多的苦头。

没有吃更多的苦头，是因为他能吃很多的苦，工人师傅们都对他印象不错。这位当过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在工班里居然一点臭架子都没有。机务段的活路大多又脏又重，他说钻车底就钻车底，说爬车顶就爬车顶，油腻腻一身成天干得挺欢——其实人们有所不知，比起当年吴胖娃在35号隧道里抡风镐、扛水泥、抬石头、泥水里一泡半天等等来，眼前这点苦累，简直是小菜一碟哩。

这个知书识礼的吴络耳胡，干活是一把手，人却也随和，闲下来便与师傅们屁股就地一坐，下起棋来。反正那些年头也没什么可乐的，棋盘一摆开，立刻就围个里三层外三层。一杀起棋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全都忘得一干二净，眼前只有楚河汉界上车马萧萧，炮声隆隆兵卒奋勇。有道是“棋虽小艺，义颇精微，必专心然后有得，必合法然后能胜。”——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他钻研这“桔中秘”，自然在众棋手中鹤立鸡群，居然就代表机务段到外面去捞了几个名次回来。一时间名声大振，吴全德的络耳胡脸上生辉，师傅们个个高兴得像打了牙祭。只是吴全德的入党申请并不因此就排得上发展对象的名次，这就使他觉得自己人生的这盘棋总有点儿遗憾。还有一个遗憾是，他在大学所学的专业

毕竟不是“桔中秘”而是电力机车设备，但这些年他搞出了什么像样的“设备”或事业来呢？当年吴胖娃还在零下20度的泥潭里搏了一场，拽了个泥糊糊的水管笼头出来，而今他却只不过地地道道纸上谈兵，在棋盘上搏过几回合。为此他就颇有些惶惑。而眼见岁月蹉跎，自己的年龄却已渐渐从“而立”走向“不惑”了。正是：“而立”未立，“不惑”尚惑，其奈何哉！

却又有一点尚可庆幸，虽然未能立业，但他总算成了家。那身材小巧的邬一琼，无论作为他的妻子还是作为幼儿园的阿姨，都十分的温柔。他们的四个孩子也很逗人喜爱。尤其是大儿子晋泰，正值当年吴胖娃的年纪，也跟那吴胖娃一样长得又俊又机灵。

“子力强必须求胜，子力弱即便寻和。”棋书《桔中秘》这样说过。桔中秘，即“局”中之秘也。那么，你是否也能由此渗透人生的局中之秘呢？既然你身后拖着个长长的阴影，那么，能寻得人生的一个“和”，哪怕是瘟遭遭无可奈何的“和”，不也过得去了么？在那样的年月。

只是，“桔中秘”固然可以渗透，那“炉中火”会永远熄灭吗？

不，不会的。因为人生的棋局不会永远死气沉沉。

事实上，只要把那鹭马腿的子儿搬开，棋局定然变得生动活泼；只要把那水管笼头拽出来，将堵塞在上面的淤泥清除干净，那抽水机定然吼得很欢畅，那隧道的施工也定然进行得很顺畅。

总算盼来了这一天。

这两年吴全德果然感觉心情愈来愈顺畅。他与工班的张

有余师傅，还有中专生沈晓峰等人一道，一口气搞成功了好几项革新发明。特别是他们研制的白合金感应加热器、汽缸汽室胀圈淬火装置等，当时在全国铁路上都是很先进的哩。当然，研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几次几十次的失败在所难免。但是只要心情顺畅了，任何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因此到了1979这一年，吴全德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了铁路局首届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顺理成章到来的并不止这一件事，还有三件：升工资、提拔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代表被提名当省政协委员。可谓四喜临门！

多年以后，吴全德对我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还止不住眉飞色舞，络耳胡脸上熠熠生辉。他说，如果把人生比作下棋，那么一段黄金岁月可以说是他下得最顺手的时候。真是“生命从四十岁始”啊！也许，再没有人像他一样把这句哲人名言领会得如此深刻了。一切都在走上正轨，一切都刚刚开始。甚至有消息说，成渝铁路电气化也快要上马了。到棋盘上去纸上谈兵吗？拜拜！他如今有的是在自己本行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开完科技代表大会，他回到家里就是一阵翻箱倒柜，把那些久违了的专业书籍都翻了出来，每晚细细地琢磨到深夜。

不过，至少有那么一天晚上，他琢磨的不是电力机车、接触网架或者高压电缆等等。他桌上摊开的，不是他的专业书籍，而是两份表格。

一份是政协委员候选人登记表。

一份是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人生的棋局的确变化莫测，局局不同，却又往往呈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吴全德面对两张表格，陷入深沉的遐思……

两代人都是“知识分子代表”

桌上的政协委员候选人登记表，使吴全德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文绉绉又高又瘦，一袭长衫，鼻梁上架着深度的眼镜，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这个人每每披满身粉笔灰回家来，灯下伏案一坐就是半宿。不伏案的时候，就把儿子叫到跟前，教他背诵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教他背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心远自地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教前者时老先生不免摇头晃脑，面呈豪情壮志冲天之状；教后者时，则双目微垂，有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之色。

这个人有一天晚上，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填写了国民党的“省参议员”登记表；而吴全德在30多年后的这一天晚上，则作为“知识分子代表”，要填写共产党的省政协委员候选人登记表。

“省参议员”是省政协委员候选人的父亲，省政协委员候选人是“省参议员”的儿子。

两代人都是“知识分子代表”，这人生有点意思。

桌上，在政协委员候选人登记表旁边，是那份入党志愿书。这又使他不禁想起了当年被团总支书记在毛坑里派了用场的入团申请书。

应该说，他的入党申请书比入团申请书命运稍强一些。因为那年当他作为全国学联委员接受胡耀邦接见后，他的入党申请书曾被人从袖里郑重其事地取出来过，只可惜不取出来还好，取出来一看，“省参议员”几个字便亮了相，老老

实实在在那里触目惊心。学联委员和“学生领袖”的光辉顿时被一片浓重的阴影吞噬得干干净净，入党申请书于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自供状，重归抽屉未入毛坑，已属万幸，更何曾奢望，有朝一日会如“出土文物”重见天光！

命运喜欢捉弄人，但今人毕竟胜前人，君不见，东去长江日夜奔腾！

面对两份表格，全德不胜唏嘘却又心潮逐浪。他几乎没有犹豫，便捧起了其中的一份——入党志愿书。

因此这一年他的第四喜，由政协委员变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变化仅是一个称号的变化吗？那么，这一次党委书记急召他去到底有什么事呢？跟这一变化有没有关系呢？

去，把架子搭起来

党委书记不仅找了吴全德，还找了另外三个人：韩德云、张有余、人称“老将”的陈玉湘。

这一年这三人的岁数加起来刚好一百八。

“老将”陈玉湘，年届古稀，扛得动百多斤重的枕木，爬得上几十米高的搭架，退休手续是早办过了。但段上那些起重吊啦卷扬机啦什么的，似乎还只服他的使唤。几十吨的大家伙他说吊起来就吊起来，说吊到什么位置就乖乖地到达什么位置，绝对分毫不差。开玩笑，当年跟着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修过钱塘江大桥的，没点真功夫还行？

韩德云外号人称“韩聋子”。不过你莫看他耳朵有点背，却是全铁路局都数得着的老资格锅炉工程师——本文既然将以亚历山大“希罗的玩具”——也就是锅炉——作为重